

香爐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比也此一段見大慧語錄普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四
林 希遠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五 楚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矣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為始後豈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

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幽者但見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幽之西又有如幽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舍無窮極也舍萬物者亦如舍天地舍萬物也固不窮舍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舍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語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舍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舍太虛者舍萬物者既不可窮則舍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舍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鼉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

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與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定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鼉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鼉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便滅龍伯之國使既使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載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禺彊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既使既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鼉之三番龍伯之鈞鼉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僊僊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千丈僊僊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

也

刑之南有其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蛟蚺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

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為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為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

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度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書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蘇子瞻文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蒿山之阿徐以氣聽群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庶蟲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鮪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檇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慎厥之疾齊州珠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鶴鴝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備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檇檇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端

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耜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

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止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天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莫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行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
道也隱上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即
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
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
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

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
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
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
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
道似此之言甚迂其嘗以為有味有益於

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
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
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
此語似甚淺近去研究得來竟之兢兢舜
之業業湯之又曰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
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堙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
欲得飲赴飲河渭河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骨肉所侵生鄧林

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
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
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
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之資言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
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
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
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
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
車而行其適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
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
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
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
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
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
月而生者石卯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
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

天松柏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割膏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
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
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
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
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

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夫陰謬之一國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離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
中有山名壺領狀若觀瓶項有口狀若負
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夏過蘭椒
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
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偕居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
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大
不病其民尊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
俗好聲相携而送謠終日不輟音饑饉則飲

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有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壺嶺亦方壺負嶠之類既既无器滋穴之水名曰神漢出於一源

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遠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華阜華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樂射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植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故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宅則徒卒百萬視焉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表之國乎此仲父之耆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

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矣總隰朋之言矣顧

又因齊國邊海而南傲於琅邪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射舉者言幾乎射日而欲舉行也肆宅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擣者言隨

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中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

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輅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於外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過成

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而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輅休炎人儀渠皆國名也乃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

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故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髡
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其絕也莫絕人
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
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

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
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髡若物與

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
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

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
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

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
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

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鈞荆蓀為竿剖

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

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
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

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鈞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
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
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鈞蒲且子之弋與偃偻丈人之承
蜩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

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
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回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

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
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

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
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

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
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

之授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
及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

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

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
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
道曰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此
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

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
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
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

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
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

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
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

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
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
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

雪交下川池暴注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鄭衍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取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襲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鄭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莊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迭梁擢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劫娥之遺聲

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曰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戚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指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

17101 A 49

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 弁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楷紳攝亦作焉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摩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摩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

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為之也此與雪峯木球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輪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輪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為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 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捩二年之後雖雖未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麓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孤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昔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孤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幹以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為鵠學醫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勉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夫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亦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也也勉臂者則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善羊羊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

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為光州武定都統及某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証乎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始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彎銜之際而急緩乎脅吻之和正度於宵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開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秦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表其古語也已見學記學弓先學其臂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表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彎銜唇吻在馬者也宵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社不蔽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

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履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卵以曬燥殺丘那章丘那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丘以報之耻假力於人指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氣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曾受矢鏃鈎推屈而體無痕捷有其才力視來丹猶雞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相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美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低然無聲經物而物不見二曰承影將旦昧莫之交旦夕昏明之際

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榻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極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害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瀆彼其厭我哉三五

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昔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稱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驕合作駘駘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過如無物也黃與癡同丹之三擊夜以為三招如兒戲也噬疾喉急也支瀆以體撞急而不柔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三五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予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証理哉

鍊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指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証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五